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五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玘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

晉書校文三曰義興郡置於元帝時

郡名傳蓋以後蒙前元符記謂義興郡置於元帝時

案文選關中詩注引王隱晉書作吳興人蓋未置義興以前陽羨本屬吳興也世說自新篇注引處別父魴傳誤作吳郡御覽六百四十七引王書誤作周據

吳郡陽太守吳志周魴傳曰字子魚爲郡陽太守加裨

六年重刻陸機周孝侯碑曰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諸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

蘇大夫廣平太守父勳少好學舉孝廉吳孟國長奮威  
長史懷安錢唐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  
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預章鄱陽太守晉故  
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案此碑前人  
多指爲僞撰惟勳父名賓吳志不載或有所據其官闕  
則不盡可信碑述勳歷官與本傳不同又稱爲晉故散  
騎常侍更爲訛謬蓋處少孤在吳時處少孤未弱冠膺  
已爲無難督勳則決無仕晉之理也

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世說

自新篇曰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注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處自知爲人

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

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

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世說自新篇作山中

有遺跡注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

一作白額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世說自新篇作

或浮或沒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義興縣荆溪是周

處斬蛟處晉書校文三日人在水中沈浮三日夜而能

殺蛟事太神奇殊難據信攷祖合之志怪御覽引言義

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

遇出于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也蛟數創流血丹

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其言實爲可信也傳蓋爲

世說所誤也世說自新篇注引志怪聞鄉里相慶始知人

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勞格校勘記曰案此采自宋

及陸機傳覈之知係小說妄傳非實事也案處沒於惠

帝元康七年魏此係本紀年六十有二推其生年當在

吳大帝之赤烏元年陸機沒於惠帝太安二年年四

三推其生年當在吳景帝之永安五年赤烏與永安相

距二十餘載則處弱冠之年陸機尙未生也此云入吳尋二陸未免近誣又考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是吳未亡之前機未嘗還吳也或以爲處尋二陸當在吳亡之後其說亦非也考吳亡之歲處年亦四十三筮仕已久據本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無難督故王渾之登建業宮處有對渾之言如使吳亡之後處方厲志好學則爲東觀左丞無難督者果何人乎以此推之知世說所云盡屬謬妄晉書不加考核遽採入本傳可謂無識劉子元譏其好採小說誠非過也又案處碑世傳陸機所撰亦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語此碑係唐陳從諫所重樹竄改舊文事迹錯互不可盡據以爲信

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葺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

勞格校勘記曰碑云吳朝州縣交辟太子

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遷大尚  
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  
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傳止載爲東觀左丞無難督二  
官未免太略石長十餘丈名曰豐石在殿表爲大前於  
誌兼司徒禮部尚書字子隱始爲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  
曰周據禮作字子隱始爲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  
北叛時殺父據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  
歸懷羸結舌忽無人之道証父攘羊傷化汗俗宜在  
投界以彰凶逆俾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忽案傳不  
言處爲中書右丞此事當在是時至陸機撰碑所敘歷  
官至夥疑爲唐人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旣酣謂  
竄改不盡可據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惑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  
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  
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唐刻周孝侯碑曰仕晉初入  
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  
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

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

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

唐刻周孝侯碑作尋

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

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

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

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

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

法處深文案之

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劾不避疆禦初學記

十二王隱晉書曰處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書鈔六十二王隱

晉書曰梁王彤爲大將當代趙王倫鎮關中不時移處奏彤正議直繩不撓權門所奏雖不見從於時當禪者

也案書鈔此條脫王晉書字以初學記證之實王書也

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

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

駿西征

吳志周魴傳注虞預晉書曰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文選關中詩馬研督誅注王隱

晉書曰

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類聚二十周處別傳曰胡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唐刻周

孝侯碑曰

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案本傳失載拜建威將軍惟見惠帝紀伏波將軍

孫秀知其將死

晉書校文三曰武帝紀以孫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此云伏波將軍蓋平吳

後所降號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

得兩全

世說自新篇注引晉陽秋作孝之道何當得兩全

既辭親事君父母復

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

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

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



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

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

吳志周劭傳注虞預  
晉書曰眾寡不敵處

臨陣慷慨  
奮不顧命

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

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

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

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

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

十六國疆域志  
曰好時有梁山

長安志梁山  
在好時境

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

類聚二十周處  
別傳曰以兵五

千受夏侯  
駿節度

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

恥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

攻萬年於六陌

惠帝紀事在元康七年正月文選關中詩馬洪督誅注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

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書鈔一百十八王書曰周處討將氏賊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水之勢西固梁山之險將

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  
書鈔一百十八引王隱晉

書作後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

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

弦絕矢盡書鈔一百十八引王隱晉書自旦及暮作大戰至暮斬首萬計下有後授公建軍期獨當

勁處十字後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劔曰御覽四百

有公句處別傳作奮劍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

慷慨仰天歎曰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案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十七引周處別傳因上有鑿字此有脫

文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

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吳志周  
飭傳注

虞預晉書曰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書鈔一百十

入王書曰遂喪戰場唐刻周孝侯碑曰元康九年因疾

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傳

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

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侯王世貞弇州山人稿曰處以

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

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

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

後者竄入諡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

武後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金石文字記

日孝侯戰歿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書者

僞作案永平建元三月卽改元康弇州誤未詳攷故以

元康七年仍作永平七年本紀處死賜錢百萬葬地一

於七年碑作九年亦唐人僞撰之誤賜錢百萬處既贈平

頃書鈔十九王隱晉書曰周處賜朝服一具案傅咸傳

西將軍贈錢百萬則朝服一具亦當同賜本傳偶失載

耳唐刻周孝侯碑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

葬於義興舊原

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

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

書鈔十九王隱

晉書曰賜周處母醫藥

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

隋志

地理類周處風土記三卷兩唐志均作十卷史通補注  
篇曰周處陽羨風土常璩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  
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嚴可均鐵橋漫稿風土記敘曰  
隋志風土記三卷舊新唐志作十卷以史能之咸洎毗  
陵志攷之知石晉後有續補本或舊志誤據而新志沿  
之故卷數增多耳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  
吳書今默語二百三十餘事省并復重定著一卷其正文  
多餘采得二百三十餘事省并復重定著一卷其正文  
協前如古賦而故實皆載於注注卽子隱自撰徵用者  
多取注而略正文故所輯注居十之九其書撰於吳時  
故稱大吳或名孫權徵用者變其詞也姚鼐江甯府志  
五十五曰此書昔人謂專記陽羨風土然如辨吳越歷  
山之見水經注河水下記洞庭地脈之見編珠卷并撰  
一說編珠勤皆概言吳越風土非專志陽羨也

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徇師令身膏齊斧  
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  
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  
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  
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  
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謚法執德不回曰  
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勞格校勘記曰碑云四子  
靖玘札碩傳失載碩名又  
以靖爲玘弟皆非也案法苑珠林觀佛部云東晉周靖  
玘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是本傳以玘爲長子者誤靖  
早卒玘札並知名吳志周勣傳注虞預晉書曰處子玘  
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龍任  
玘字宣佩法苑珠林觀  
佛部作珮彊毅沈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絜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  
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  
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  
昌亾沈等聚眾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

宏討之敗于障山

東晉疆域志曰沌陽縣有障山案昌  
毛寶傳救桓宣于章山卽障山

等侵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  
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  
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  
共推吳興太守顧祕

周家祿校勘記曰矩傳作南平太  
守按當作太守案惠帝紀作前吳

興內史吳興非  
王國當作太守

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

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

毒領數萬人距玘

廣韻十陽作羌通

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

敏自廣陵率眾助玘

勞格校勘記曰據敏傳時為廣陵度支非右將軍也

斬冰別

率趙鷲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

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

眾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

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

勞格校勘記曰陳敏傳作征東

案劉喬傳詔使征東大將軍劉準等攻范陽王毓於許昌在敏未反之前知此傳鎮字誤也案惠帝紀亦作征

東令發兵臨江已

一作

為內應剪髮為信準在壽春遣

督護衡彥率眾而東

陳敏傳作靈遠將軍衡彥

時敏弟昶為廣武將

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

晉書校文三日敏傳使弟昶及將軍錢廣

次烏江以拒王師則廣非昶司馬

昶密諷廣殺昶昶與顧榮甘卓等以

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

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尙書郎散

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昶爲倉曹屬初吳興人

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

元作威

將軍使率其

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慙不敢進帝

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尙書當應徵與璿俱西

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

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



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瑄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朞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地理志下西鄉作北鄉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亦作北鄉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

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  
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  
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  
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  
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  
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  
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  
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一作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  
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週易  
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

魏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勰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瑋御覽二百六十引應亭與州將箋曰瑋字惠瑛陳國人有眾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勰眾亦潰宣城太

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  
治撫之如舊總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  
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勲弟彝少知  
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

吳志周勲

傳注虞預晉書  
日爲揚土豪右

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

馬齊王囧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

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璜功賜爵漳浦亭侯

晉書校文  
三曰太平

寰宇記宜興縣下引臧榮緒晉書周處封漳浦亭侯蓋  
誤札爲處洪稚存東晉疆域志謂臧書當別有據緣未  
悟其爲  
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宜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  
譌字也

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  
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  
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  
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

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

魏書司馬徽傳

日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

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尙

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  
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  
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  
恕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

吳志周劭傳注虞預

晉書曰其諸子，姪悉處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筵

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

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

士，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勢難恆必由之。

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

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

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

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太平廣記七神仙傳曰：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

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

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

先往試之，爲之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入百，畢使用意

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入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卽

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入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防爲之流涕入百曰吾瘡不愈須人砥之當可公防乃使三公防砥之入百又曰婢砥不愈若得君砥之即當愈耳公防即砥復言無益欲公防婦砥之又復令婦砥之入百又曰吾瘡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防即爲具酒著大器中入百入酒中浴瘡即愈亦無餘痕乃告公防曰吾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以丹經一卷授公防案御覽六百七十引集仙錄李八百名脫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鸞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

吳志周勛傳注虞預晉書曰秦甯中王敦

誅之滅其族

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

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斃者給之其鄙吝

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

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

及

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

坐尙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

亂札之賁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

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

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

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

爾要當時眾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



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  
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  
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尙書令郗鑒議曰夫褒  
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  
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  
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  
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  
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  
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  
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  
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  
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  
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  
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  
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  
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  
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  
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

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尙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鑿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

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卽日取道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一作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總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

太子右衛率

御覽二百二十八晉陽秋曰義興周延爲左率轉尙書遷大將軍諮議參軍案延爲

筵之謫左右二字必有一誤尙書及諮議參軍本傳失載

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

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疆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熹

熹弟光 光子仲孫 案仲孫附見不當列目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豕閒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爲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

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

府中宗大驚怒不問格鬪之罪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

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

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

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

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一作距等戰又

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

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作武

昌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

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一作枝槎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

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

東晉疆域志曰巴陵縣有青草湖

又遣其將

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淦口遣督護繆粲李

恆受訪節度共擊彥粲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

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

御覽四百三十五晉

中興書曰杜弼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弼別帥杜宏張彥等

案海昏屬豫章本紀擊弘斬彥並在時訪爲流矢所中

建興三年三月疑一事傳誤分爲二

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

及

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

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

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



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  
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  
杜弘出海昏時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  
首數百

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作  
先登奮擊臨陣擒彥殺數百人

賊退保廬陵

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  
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  
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  
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

周家祿  
校勘記

日當作弘將入南康太  
守率兵逆擊又破之

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

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

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

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

猗奉之杜曾傳征南大將軍作安南將軍越殺堂日記曰攷世說言語篇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

戶曹參軍復出爲內史別王敦云云注引擊氏世本稱

瞻爲太常虞兄子高亮有志節以言辭忤王敦左遷隨

郡內史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

拒敦爲敦所害是瞻固晉之忠臣矣第五猗受愍帝之

命由侍中出爲荊州刺史時元帝已有江表之地而長

安旋沒於劉聰愍帝被虜猗特不順於元帝與華軼周

而晉書元帝紀遠書猗與杜曾同反已爲乖誤至王敦

此時方爲元帝所倚信未有反迹要之擊聚兵數萬破

瞻自以忤敦而死而名爲賊帥何其謬耶

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剋引兵向江陵

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

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會而大敗於女觀湖

晉書校文三日攷誘傳時為武昌太守至征虜將軍誘

軌並遇害會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震江河元

帝命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會等銳氣甚盛訪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

許朝督右甄案下文又稱兩甄左傳文十年杜注將獵

氏以晉制況周制者世說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

壑雙甄即兩甄文選注引孫子曰長陣為甄楚詞鶉鶴

今甄甄王叔師注甄甄鳥飛貌與杜注兩翼合是知甄

固陣名取象飛鳥左甄右甄猶今言左翼右翼也梁斐

蒼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偽退四甄訪自領中

競發魏師大敗其制蓋由兩甄以推廣者

軍高張旗幟會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盾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肩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盾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會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

東晉疆域志曰沈志李氏據梁益江左于襄陽僑立梁州凡統僑郡五賓郡有僑縣三新巴南新巴巴西北陰平南漢中晉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東江陽西江陽

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

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晉書校文三曰杜曾傳其

將馬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不以溫爲訪部將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

王敦御覽六百九十四王隱晉書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

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案又下文第五猗爲敦所斬而摯瞻則敦用爲參軍也

白敦說猗逼於會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會之難謂訪曰擒

會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

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  
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  
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  
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  
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  
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  
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  
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  
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  
納士眾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恆切齒敦雖懷  
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  
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  
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  
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  
立碑於本郡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逕峴山東注云山  
上有征西將軍周訪碑案立碑本郡蓋

出自朝命峴山之碑  
則爲士民所建也 二子撫光

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  
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

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河  
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  
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  
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  
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尙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  
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蓋納之初嶽爲西  
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蓋不聽曰鄧府君  
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  
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  
事中郎出爲宣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



嶠討之峻平遷監河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上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益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眾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案穆帝紀及庾翼朱序等傳當作朱燾燾卽翼安西司馬序之父

也。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

將軍楊謹。

穆帝紀作楊謙

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

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遐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寔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健

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

海西公紀作監益甯二州元和姓纂

五日楚假節益州刺史案楚既監二州假節蓋卽兼益州刺史本傳失載

襲爵建城公。世在

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

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

海西公紀作金根

廣漢

妖賊李弘並聚眾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中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元和姓纂五日楚生虓案林氏

脫去瓊一代誤也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

領梓潼太守宣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

苻堅載記作虓降于彤

堅欲以爲尙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在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眾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

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

苻堅載記

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

苞作陽

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己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晉書校文

三日據異苑陶攬虓爲苻堅苦加考楚不食而卒觀本傳謝玄疏嬰禍荒裔語知異苑言非無據云病卒

誤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

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  
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  
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  
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  
至卽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  
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  
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  
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  
布百匹又贈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

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宜  
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旣至敦  
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  
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  
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眾並愕然其夕眾散錢鳳走  
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  
温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宜初  
督宜州軍事振武將軍宜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  
州之三郡

海西公紀作益梁二州勞格校勘記曰

宜康

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  
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  
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  
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  
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  
著稱益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  
云御覽五百五十九志怪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葬家  
貧親自營塋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  
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  
傍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小位  
極人臣世爲方嶽侃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當世有  
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  
訪家則并  
世刺史矣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子  
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  
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  
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積  
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  
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儁逸之材以雄豪自  
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  
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  
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  
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戮

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旌西蜀仰其威風  
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虜廷抗  
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  
功三定江東札雖啟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旌持斧  
日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晉書斟注卷五十八

晉書斟注卷五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

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  
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平  
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  
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  
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  
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齋土地封疆踰  
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  
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  
竊位偷安

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  
君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光武雄略緯天慷慨

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獄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恆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

甚矣其乘輿幽繫更同美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緊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慙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閒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

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

為其傳云耳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晉史以汝南王亮楚王瑋越王倫齊王囿長沙王乂成都

王穎河間王顯東海王越總為一傳不與宣文武諸子同篇蓋因晉時有八王故事一書

體結體故取其名然於勸善懲惡之旨殊未當也趙王倫晉之亂賊當與桓元同科齊王囿起義討倫雖以驕

溢致敗較諸成都河間東海之大失臣節者不可同年語矣史乃以趙倫齊囿並稱何其不當以煽風速禍責之越

亮為賈后所害本無大過亦不當以煽風速禍責之越

是也子謂八王之分合若但以樹兵相圖為義則汝南未嘗有是亦當去亮而以淮南王允補之

汝南王亮

子梓校勘記曰總目作汝南文成王亮目周家祿

錄亦宜照本傳書證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



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珍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囿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尙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

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敕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

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隋經籍志攷證曰通典職官門注引晉諸公贊汝南王亮爲大司馬正旦大會

乘車入殿今晉書所闕

封子秉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

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勛勛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

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  
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  
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  
爲太宰錄尙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  
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揚駿之功  
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  
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  
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  
以兵圍之

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日晉

元康元年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忌楚王

瑋人果贖也因議遣諸王之國長史公孫容射舍人岐

盛勅王自屈賈后乃言於帝詔留王領太子少傅丁卯

夜楚王瑋公孫容岐盛及積弩將軍李肇等圍大宰汝南王亮於府案楚王瑋傳言宏與舍人岐盛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與本傳小異

三十國春秋作容乃宏之謔

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

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

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父如林猶可盡

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

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府兵皆散

遂爲岐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

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

書鈔一百三十

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秋大熱上有天字時人作車人

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

害者瑋出令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

春秋出令作乃令斬作殺千匹誤十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  
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  
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  
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兼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  
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  
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  
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眾依東海王越討劉  
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一萬五千

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  
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  
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  
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  
子恭王統立高僧傳五竺法汰傳曰汝南王世子綜案  
史無綜名以時攷之或與恭王統爲弟兄

也行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

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

散騎常侍薨

孝武帝紀  
義作義

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

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

禪國除

兼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

也兼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嬭

楷本傳鎮南作安南竊

之以逃一夜入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父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兼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鄆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郟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



叢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尙書事尋領大宗師  
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  
明帝卽位以叢宗室元老特爲之拜叢放縱兵士劫鈔  
所司奏免叢官詔不問及帝寢疾叢與王導同受顧命  
輔成帝時帝幼沖詔叢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  
殿上書鈔五十一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康元年以太宰西陽王叢宗室之王長厚特加禮敬依安平王故事設牀帳於殿又七十引晉中興書宮殿日顯宗初卽位以長老殿上施牀帳帝親迎拜咸和  
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叢  
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叢爵位峻平賜死世子  
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叢

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

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三十七引晉中興書

琅邪王錄作字延祖御覽八百十一引幽明

錄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案晉時惟

宗封南頓王子孫無襲爵者則平字必爲宗之誤元

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兼俱過江元帝承

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

卽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

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

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珉邪王錄作與右衛

將軍虞胤爲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

肅祖所昵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

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太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

劉超傳作左衛將軍趙誘傳作從事中郎郭默傳則作右衛將軍

宗以兵距戰

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勒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楚王傳誤作第九

子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

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

衛將軍

讀史舉正日案瑋以惠帝元康元年二月領北入朝楊駿誅乃爲衛將軍非武帝崩時也

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楚王傳司馬門下有惟步行三字

多立威刑朝

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建

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

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

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

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聞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瑾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屬

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眾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晉諸公讚作其夜帝臨東堂張華唱議乃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廿二史劄記曰晉制最重騶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摺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令甲也又見河間王顥趙王倫齊王冏甘卓桓溫傳此皆騶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者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

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

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

一其日大風雷雨礚礚讀書記疑七日礚礚與霹  
礚同音東京賦亦作礚礚詔曰

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

秦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

紙詔書鈔一百三引王隱晉書  
臨死作臨刑詔下有書字流涕以示監刑尙書劉

頌曰受詔而行御覽五百九十三引王隱晉書作以示  
監刑尙書劉頌流涕而言此詔書也受

此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

列頌亦獻欬書鈔一百三引王隱  
晉書獻欬作噎咽不能仰視公孫宏岐

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

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

世說德行篇注文選

關中詩注引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案魏本書列傳八宣五王下亦作柏夫人則桓字誤也

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



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  
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

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

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

文選關中

詩注引晉諸公贊誤 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

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

賞失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

文選關中詩注晉諸公贊日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

晉籍字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

還又朱鳳晉書日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

勞格校勘記日元康元年八月庚申以趙王倫尋拜車  
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本傳失載  
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詔事 中宮大爲賈后所親

信求錄尙書張華裴頌固執不可又求尙書令華頌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頌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世說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曰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

通事令史張林

魏志張燕傳注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燕之會孫與趙王倫

爲亂未及周年位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

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

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  
欲晦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

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

司馬曰

惜抱軒筆記曰傳不言何謂三部職官志有基  
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之語此文係有誤

脫以食貨志及輿服志大駕鹵簿證之前驪部持戟盾  
者一也由基部持弓矢二也強弩部三也殿中及左右  
衛蓋皆有三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爲衛此在  
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楯執戟武士騁比外郎耳晉乃美  
其名曰司馬猶近世執仗者名校尉而非官也其司馬  
督乃是官此司馬既是近衛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與之  
廢倫皆假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  
之以濟事

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  
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

阻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

御覽七百六十三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

后而門鎗在侍中處所部司馬多木作有利

錡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錡截關開門 華林令駮

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

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

讀書記疑七日武帝欲廢賈后充華

趙粲爲言則是武帝後宮後尊爲吳太妃耳案武十三王傳李夫人生吳孝王晏是吳太妃乃李夫人太妃蓋與趙粲同謀故亦被收且既尊之爲太妃不得再舉其名史臣以吳太妃趙粲皆屬宮廷故於其下加一及字史文甚明王氏誤以太妃趙粲爲一人失攷 付暴室考竟詔尙書以廢后事

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

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

御覽六百四十六晉朝雜

事曰收中書監張華侍中賈謐尙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鐘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曰

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  
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尙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

露版奏請手詔

勞格校勘記曰廣韻五甄帥亦姓本姓師晉景帝諱改爲帥晉有尙書郎帥是

則此師字當是帥字之誤是作景係唐史臣避世祖諱改

倫等以爲沮眾斬之以徇

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  
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浹及散騎侍郎韓豫等  
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  
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  
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恭領穴從僕射子馥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

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  
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  
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  
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  
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  
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  
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部曲皆  
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常從前衛  
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伏飛督閭和是也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  
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囧以倫秀驕僭內懷不

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阻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弼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詔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眾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

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下文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詳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遷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



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固傳亦云固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固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西宮等是也

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

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考淺薄鄙陋馥虔聞很彊戾詡

愚器輕詆札樸曰淮南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詆注詆輕利善趨者說文詆下云一日詆

獮案即狡獮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廣雅詆獮也

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替便納聘禮會

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

滿奮見樂廣傳注魏志崔林傳曰林封安陽鄉侯薨子述嗣注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尙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讀史舉正日下又云義陽王威逼奪天子璽綬先後

乖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

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

甲士入殿

惜抱軒筆記曰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二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

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如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唐人作晉書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左衛王興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泓左軍蔡瑣前軍閭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爲前將軍左將軍耶譬喻三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節字之不當也

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

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

官以乘輿法駕迎倫

御覽六百四十六晉朝雜事日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

開神虎門迎故太傅

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

趙王至太極殿前

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  
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  
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  
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  
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  
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  
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  
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荇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  
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  
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

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文選爲范尚書

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虞預晉錄當作日趙王倫篡位時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

於賜金銀治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

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

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

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

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

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  
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  
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

五行志  
作服留

倫使錄

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囿河間王顓成都王  
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囿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  
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  
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  
羣賤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  
可一時誅之羣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

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  
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  
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  
七千自延壽關出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延壽關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

征虜張

弘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關出鎮軍

司馬雅揚威莫原等

通鑑晉紀注日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

率八千人自

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懋

懋當從本懋傳作懋

爲使持節衛將軍都

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  
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  
招福祐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

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

倫祚長久以惑眾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

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

虔素親愛劉與秀乃使與說虔虔然後率眾八千爲三

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

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黃橋在淇

縣西南胡氏曰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陰縣之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

殺傷萬餘人

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囧輜重殺數千人遂據

城保鄆閣而囧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囧分軍渡



頴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頴上夜臨頴而陣圍縱輕  
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  
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  
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圍露布至  
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  
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頴進攻圍營圍出兵擊  
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  
收眾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圍營執得圍以誑  
惑其眾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盾孫會皆杖節各不相  
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

催諸軍戰

晉書校文三日成都王穎傳言倫遣孫會劉琨等率兵三萬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琨傳亦

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三萬人

成都王北云步騎千人疑誤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

大敗退保河上

讀史舉正曰激水即大灑水出南陽葉縣流經郟城商水而入潁水時成都王

義軍在河北去激水遠矣紀作溟水爲是案激水爲溟水之譌惠帝紀作溟水即春秋襄十六年之溟梁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引不誤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

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

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尙書省

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

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

威懼自崇禮闕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

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  
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  
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  
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  
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

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

晉書校文三曰奇是會之譌卽孫秀

之子也

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

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

以徇

惜抱軒筆記曰此於舊文必無兵字蓋唐賢誤時以司馬爲官遂增一兵字司馬下豈更有兵哉

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

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  
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  
復位吾歸老子農畝傳詔以駟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  
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  
皆還汝陽里第東晉疆域志曰考晉宮閣名無汝陽里  
疑屬攸陽之誤案通鑑晉紀注云洛陽  
城中有汝陽里倫私第  
在焉不言所據之書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

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

等付金墉城

初學記二十晉雜事曰齊王閻舉義  
兵四趙王倫父子五人于金墉城

初秀

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八日九曲濱在鞏縣

西卽洛陽  
之千金塢

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

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  
堂皆如彤表遣尙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  
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考馥度  
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  
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  
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  
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悵殷渾與秀爲王輿所  
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盾戰敗還洛陽皆  
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  
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囧

鄭方周家禱校勘記  
日當作齊武閔王囧

齊武閔王囧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作  
幼稱仁惠謙約好振施

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

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囧號踊訴父  
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  
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  
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囧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  
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囧因眾心怨  
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

張烏覘之烏反日齊無異志囧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襲殺處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

襲殺之

通鑑晉紀作倫以其將管襲爲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囧因收襲殺之考異日從三十國春秋

遂與豫州刺史何勛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

世說方正篇注入王

故事日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

領右將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

讀史舉正日新野時

王敗見誅爲公非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

王也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囧囧屯軍

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瑯坂

晉書校文三日倫傳出瑯坂者

爲閻和張泓蔡瑛二將孫輔則與李與囧交戰囧軍失

嚴出延壽關自爲一路與此不合

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眾於黃橋

周家禎校勘記日按長沙王父

傳成都王穎復父書日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穎木

倫將奔潰是黃橋之戰成都軍敗不 應成都反破倫軍疑黃橋是溫之誤 乃出軍攻和等

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黨既畢率眾

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固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

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日罔耽酒色侈其府



第不朝覲而蓄精兵世說方正篇注  
虞預晉書曰恣用羣小不復朝覲

坐拜百官符勅三

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劭領中領軍封

葛旗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

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

讀史舉正日地理志無牟平安鄉二縣路秀本紀作路季案五

公所封如小黃封邱皆近洛陽不應

毅封獨遠本紀作平陰爲是委以心膂殿中御

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囹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

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

規囹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

文選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虞預晉書日東平主簿

王豹白事齊王案豹致牋於囹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

書入無報豹重賤之具見本傳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囹驕恣日甚

初

記十八王隱晉書曰  
輔政歲餘驕矜多過

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

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眾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眾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

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

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  
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  
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  
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  
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  
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潁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  
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  
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  
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  
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

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鎖此惠之死  
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  
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頤誅罔因導以利謀頤從之上  
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  
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  
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  
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  
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眾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  
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  
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

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  
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  
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恇恇擁停詔可葛旃小豎維  
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  
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  
獄見囚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  
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囚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  
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  
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囚還第有不

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  
就允合眾望宜爲宰輔代囹阿衡之任顯表旣至囹大  
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  
難孤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  
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  
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囹委權崇讓勞格校勘記曰据戎  
傳時爲尙書令非司  
徒囹從事中郎葛旌怒曰晉書校文三日當作長史顧  
榮傳可證蓋旌本齊王從事  
也中郎囹起義乃轉長史  
也見世說方正篇注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  
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  
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

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  
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久徑入宮發兵攻囹  
府囹遣董艾陳兵宮西久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  
及千秋神武門御覽入百六十四王隱晉書曰孫秀多  
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爲縱火具鑿  
七百四十一囹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  
七百四十一矯詔久又稱大司馬謀反御覽三百四十一引王隱晉  
書作囹盜白虎幡唱云長沙  
王矯詔長沙更以白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幡唱稱大司馬謀反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  
相枕明日囹敗久擒囹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久叱左



右促牽出囹猶再顧遂斬於閬闔門外

通鑑辨誤曰史  
炤釋文云閬闔

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余按水經注禮天子有五門謂

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遂起太極

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閬闔門史炤以爲在

洛陽之西蓋以八方之風西方曰閬闔又晉志洛陽城

西有廣陽西門閬闔三門殊不考天門曰閬闔魏

明帝法天以名宮門也是時蓋斬炤於宮門之外徇首

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

陽王英于金墉

讀史舉正曰按淮南王允傳允三子皆  
被害齊王炤請以其子超繼允後本紀

作淮南王爲是勞格校勘記曰陵當作南又樂安平王

傳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

廣陽王此仍作樂安王亦誤周家祿校勘記

日宗室別有淮陵王灌超所封宜作淮南暴炤尸於

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炤故掾屬荀閻等表乞殯葬

許之初炤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

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  
布袖腹爲齊持服俄而閻誅永興初詔以閻輕陷重刑  
前勳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  
以繼閻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惠帝紀在永興二  
年四月非光熙初  
追冊閻曰咨故大司馬齊王閻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  
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  
澤克成元勳大濟潁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  
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  
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  
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日用其法猶思其

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  
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  
使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

命肆寔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

石勒載記上作齊王詔

永嘉中

懷帝下詔重述囧唱義元勳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囧在戚屬最有名也

還

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

于劉聰囧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

封齊王

勞格校勘記曰宗傳云三子綽超演無柔之名南史韜司馬曷傳高祖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

王攸後則子字當是孫字之誤

紹攸囧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

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

二州至姑孰爲立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  
禪國除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  
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固輔政專恣方發憤步  
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固曰方聞聖明輔世夙  
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  
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  
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  
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  
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

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  
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初學記十八引王隱此則  
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  
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忍荅之云孤不  
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初學記十八引王隱  
不聞孤晉書作微吾子則終  
之過也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乂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  
總目作長沙厲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長沙王傳曰  
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肅有威

斷武帝第六子也

世說言語篇注引入王  
故事作世祖第十七子

太康十年受

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

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父獨至陵所號慟以

侯瑋拜步兵校尉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書亦云拜步兵校尉

及瑋之誅二

公也父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父以同母貶爲常山王

之國父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

甚有名譽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長沙王傳曰王側身下士以要人譽

三王之舉義也

父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父殺之進軍爲成

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父父到鄴斬恢及其五

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

開府復本國父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

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閒王顒將誅囹傳檄以父爲內主囹遣其將董艾襲父父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幃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囹相攻起火燒囹府連戰三日囹敗斬之

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曰囹敗縛至上前父叱左右斬之晉書校文三日囹傳是夕城內大戰明日囹敗是相攻

僅一日夜云三日失實

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願本以

父弱囹彊冀父爲囹所擒然後以父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作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

父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父殺囹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父父竝誅之

頤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父時長沙國左常侍

王矩侍直見容色動遂殺之詔以父爲大都督以距頤

連戰自八月至十月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  
晉書作父出征連戰敗走

朝議以

父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

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父

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

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

義眾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

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逝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

吾之與卿友于十人

讀書記疑七日武帝二十六男史  
載十三王並瑋父穎惠懷二帝餘



八人早天蓋不止十人若以現在言之則惠懷二帝及清河王巡吳王晏與父穎止六人或并瑋東允演言之歟或不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聞敷王教經濟遠

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合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日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

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  
爛羊立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  
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  
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  
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  
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  
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  
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  
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  
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

乏城中大饑雖日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

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父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間也初父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父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父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成都王傳誤作字章庭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故

事作字叔度

武帝第十六子也

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太康故事作世祖第十九子

未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越下有屯

字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謚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

在坐厲聲呵謚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

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

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囧舉

義穎發兵應囧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珍

爲右長史

勞格校勘記  
日珍當作球

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

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

惠帝

紀作豫州  
刺史李毅

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

應至朝歌眾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

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眾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

王彥策又使趙驤率眾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

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

文選大將軍譙會被命作詩注

引臧榮緒晉書作倫遣孫會等前驅

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

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

文選大將軍譙會被命作

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

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

輿

勞格校勘記曰左下脫衛字

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

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囧攻張泓於陽翟

泓等遂降囧始率眾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臧權穎

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

囧之勳臣無豫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

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  
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  
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  
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  
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  
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驥等五  
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  
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  
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  
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

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  
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  
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  
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  
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書鈔七十引王隱晉  
書作形下有狀字  
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  
及齊王囹驕侈無禮於是眾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蕞中  
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  
太子太保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



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  
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遠請且歸赴時務  
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  
遣之百姓乃安及圍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  
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  
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圍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  
在內遂與河閒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  
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  
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機本傳作假機後穎次  
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御覽三百五十三干寶搜神  
記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

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執鋒皆有火遙望  
如懸燭就則亡焉注云三十國春秋又載其壘井中皆

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七日清水在河陰縣

東北卽濟水舊流也

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

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爲孟玖所譖穎

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

人王與合眾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

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閒王顯表

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

元本

無穎字皇字御覽一百四十九引十六國春秋曰晉成  
都王穎爲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朝政事無大小皆

先關

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

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

惠帝紀作右衛殿

中中郎遂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眾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陰

超本傳作振武

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

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眾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

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

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

案浚本傳是時

爲安北將軍惠帝紀亦作安北

北此作平北誤也 浚北將軍東嬴公騰

勞格校勘記曰

作平北

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

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

王浚傳水經濁漳水注羯朱均作渴末

候騎至

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

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

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

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閒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

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

安順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  
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眾情翕然順復  
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眾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  
疆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  
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  
穎勞格校勘記曰陶字正與時爲揚州刺史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  
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  
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  
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

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  
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  
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  
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  
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  
命徽縊之

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  
晉書曰田徽殺之於鄴

時年二十八二子亦

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  
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讎遂出穎  
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  
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

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  
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  
縣王勞格校勘記曰遼東王定國傳齊王攸以長子蕤  
爲嗣蕤子遵嗣則遵所嗣封者東萊王蕤從東  
珠非華容縣王也遵字疑誤後沒於賊國除

###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  
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  
財愛士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好  
清尙有檢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  
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與諸王  
俱還朝詔遣卽先去可爲諸家  
之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  
表

將軍鎮關中

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作鎮西永寧元年詔稱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顯則文載當由平

西進位征西本傳失載李合傳趙王倫

關王之進位征西當在趙王篡位之後石函之制非親

親不得都督關中顯於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囧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眾得數千人以應囧遣信要顯顯遣主簿房陽河閒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署斬之及囧檄至顯執囧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顯顯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顯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遷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眾還及



四論功雖怒顯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

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四參軍皇甫商司馬趙

驥等有憾

讀史舉正曰含傳同案驥爲成都王督護不應爲四屬

遂奔顯詭稱受

密詔伐四因說利害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

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

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四及四敗顯以含爲河南尹使與

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顯陰謀具

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顯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

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

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眾大敗死者

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父死方還長安詔以颺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颺廢皇太子

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晔

周家祿校

勸記曰當作右衛

奉天子伐穎颺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

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眾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颺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颺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眾奉送大駕還洛宮

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  
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  
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  
惠帝紀作樓褒文選與陳伯之書注干寶晉紀曰  
河間王顓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 據河  
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聞出戰

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  
昌博陵眾襲河橋

讀史舉正曰案平昌公模事有樓褒  
之博陵則是何人疑有脫誤

樓褒

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  
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  
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

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頡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頡先遣將呂朗等據棗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頡懼

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

初學記十卷晉諸公

贊曰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尙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霸水上與郭偉力戰堪仗節臨陣慷慨氣冠六軍卽斬偉案下文云裴廙等討頡斬馬瞻而不及郭偉此傳又無王堪之名傳暢較爲翔實

頡乘單馬逃于太白山

御覽四十辛氏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

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尺

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

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

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  
入府長安令蘇眾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  
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  
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  
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晉書校文三日秀傳鎮馮翊爲長史  
楊騰所殺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  
與此異

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  
安雍谷車上扼殺之通鑑晉紀考異引二十國晉春秋作東海王越殺顒并其三

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  
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案成帝紀咸和

五年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六年復故河間王嗣爵位

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欽既爲融之嗣不應前一

年徙欽爲河間王後一年始封融爲樂成王也傳既云

融薨無子以欽爲嗣計其時融已前薨矣詳攷情事蓋

光熙元年融先封樂成王是年融既薨又以欽爲嗣仍襲

以融爲嗣而未改樂成之封融既薨又以欽爲嗣仍襲

樂成直至咸和五年徙欽爲河間王次年遂復河間

王爵位惟其下云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此則史

臣忘其本封樂成誤以融既復爵或于此時始封融爲

樂成而衍出此文殊不知此時融已前薨矣此失於檢

照之處海西公薨紀與宣三年三月癸酉散騎常侍河

間王欽薨司馬紹墓志云謹武王又河間平王洪傳云

珍薨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孝武紀太元二年封範之

爲章武王魏宣朔將軍司馬紹墓志欽子尙有曇之諱

元傳曇之爲游擊將軍孝武紀太元九年十月丁巳薨

司馬紹墓志云證景王安帝紀隆安三年河間王國鎮

薨國鎮當爲曇之也平傳均失載魏書司馬叔璠傳云

父曇之爲河間王叔璠與國鎮當是弟兄行國鎮子道

賜嗣義熙十一年五月從司馬休之奔秦秦滅降魏魏

王道賜據新蔡王廟傳安帝時嗣封新蔡者爲新蔡王

惠宋受譴除未嘗茶藥也考北史司馬等數百人將  
魏子淵子長之孫子青無足載記折蔡當是河開之干則  
道賜爲墨之之子

東海王越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  
總目作東海孝獻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

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曰  
少侍二宮尚布衣之操

爲內外所歸 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

王仙子繇俱侍講東宮 御覽二百四十三晉起居注曰  
晉武詔曰隴西王世子越駙馬

都尉楊邈並可奉朝請俱與太子游處也張剛不著書  
名在請下符侍書鈔六十六山游啟事曰琅邪王第三

從左在四符侍書鈔六十六山游啟事曰琅邪王第三  
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 拜散騎

德東宮若兼庶子案東安王繇傳不載侍講事 侍郎厯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

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

中加奉車都尉給温信五十人

周家禱校勘記曰各傳皆作恩信疑恩誤作温

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

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义义固守洛陽殿中諸

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义

別省逼越爲主

讀史舉正曰案义傳乃越與諸將潛謀收义通鑑從之

啟惠帝免

义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尙書令太安初帝

北征鄴

勞格校勘記曰太安當作永興

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

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楸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

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

爲太傅與太宰頤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



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尙書曹馥爲軍司史

舉正日此當爲周馥馥傳東海

王迎駕以馥爲中領軍可證既起兵楸懼乃以州與

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楸領兗州刺史越二弟並

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閒王頤

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

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

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

百迎越遇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

大懼頤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

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文選迎大

駕詩注王

隱晉書曰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案惠帝紀永寧元年四月乘輿反正大赦改元蓋

永康二年即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

封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曰東海王越治及懷帝卽位

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

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

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

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

右斬之以致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

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

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

破之

勞格校勘記曰劭當作紹

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

世說談鑿篇注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榮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

兖州天下樞

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

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

相不受自許遷于郵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

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

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郵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

水經河水

注五盧緝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郵城無故自壞七十餘文越惡之移治濮陽又遷于滎陽

召田甄等六率

案田甄卽石勒載記之乞活帥田禮甄禮二字未知孰誤

甄不受命

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

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以薄盛等部眾萬餘人至鄴  
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以虜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  
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  
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暉薄盛斬田蘭率其眾降  
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  
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  
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  
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  
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

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眾

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

謫時政害之而不自安

勞格校勘記曰案高光傳子韜放佚無檢東海王越輔政不朝

觀韜知人心有望密與

太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

討越事泄伏誅據越值

則韜當是忠直之士據光傳則

中忠邪互異吾誰適從

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

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

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

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

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

以失機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

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眾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

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費深  
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  
為天將軍統其眾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  
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  
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  
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  
水經渠水注曰沙水自一日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  
注云晉陽秋稱晉太傅不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  
燒尸於此數十萬眾斂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  
王夷甫死焉元和郡縣志曰七年東海王越自陽城率甲士  
西南五十五里晉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自陽城率甲士  
四萬死於項祕不發喪石勒兵追之及寧平城焚越屍

於王彌弟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  
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  
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  
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懷帝紀作四十八王李暉殺妻  
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  
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  
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  
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  
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  
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



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甯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御覽五百五十五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案何書言中宗下詔在葬越丹徒之後與本傳異輿地紀勝七日東海王越墓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在鎮江府城南二里

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案元四王傳作乃以冲繼毗後

蓋毗爲越之世子冲既爲毗之嗣子卽爲越後也史臣故兩書之通鑑從越傳作繼越後寰宇記從元四王傳作繼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奔繼之哀帝徙奔爲琅邪王

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曾孫爲桓立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厯禍纏管蔡詳  
觀曩册迭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  
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恆典儀合飾袞禮備一作重彝章汝

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悞  
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  
日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  
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  
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燾窺九  
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  
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

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  
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  
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  
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  
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  
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  
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  
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閒共圖進取  
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  
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鑾駕北巡異乎

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覺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元作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閒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譏巧乘閒豔妻過聽構怨連

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適及嚴誅  
偉哉武閔首創宏謀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  
終靡慝功虧一篑奄羅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  
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  
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